

第四章 景觀的衝突性對安平地方性之影響

不同風貌文化景觀的呈顯，象徵著主導地方發展的力量有所差異，進而直接影響了地方性的確立和地方風格的塑造。臺灣光復後，隨著時代的演進、產業的變遷與社會的發展，現代化、世俗化的價值觀逐漸取代安平原有的歷史文化與自然因素，成為塑造安平文化景觀的主導力量。然而在這股力量之下，新造的景觀逐漸地進佔了安平的地表，老舊的景觀也局部性地被賦予新的元素，安平的文化景觀間因此產生了明顯的衝突性，使得地方性的維護受到相當程度的衝擊。

近年來，安平在文化景觀變遷的過程中，老街的拓寬、改造與維護，以及觀光業的蓬勃發展，乃是其中重要的影響因子，它們使得安平文化景觀間的衝突性在擴大與緩和中拉鋸，形成一特殊的現象。因此本章將以此兩面向為主軸，探討近年來安平文化景觀的衝突性，以及對其地方性保存之影響。

第一節 老街的變遷對安平地方性的影響

安平的老街包括延平街、效忠街和中興街，三條街皆呈東西向，為荷據時期大員市鎮中的街道，其中以延平街最為人熟知。大員市鎮最初由兩條東西走向的街道，以及一條交叉的街道組成，是典型的荷蘭設計。其中一條東西走向的街道，是該市鎮的主要街道，街名叫寬街（Breestraat）（Zandvliet K.著、江樹生譯，1997：52），即今延平街，昔日的「熱蘭遮街」、「臺灣街」、「安平鎮街」、「市仔街」…，由於原本鋪設石板，故又稱「石板街」，又因是全臺第一條正式發展的街道，一般以「臺灣第一街」稱之。由於安平的商業發展甚早，因此在其最主要的商業街—延平街上發展出迥異於一般民宅的店鋪住宅。其街道形式與臺灣其他地方早期的商業街道如出一轍—狹小且滿鋪紅磚的道路，行人、黃包車、人力推車往來其間。由於街道的組織不甚規則，非本地人難以認清方向，街道和兩旁的商店建築亦隨地形的變化而高低起伏，極富趣味性。由於一年中有七、八個月酷暑，大家都在街上張著布幔，這些布幔遮住了屋頂，僅只讓人看到店鋪，這種特色與淡水的重建街和鹿港的不見天街相似。而店鋪本身為平房式，各有一珍貴的臨街狹窄店面和極長的屋身，兩邊為牆壁封閉，較大型商店大抵經營糕餅店、藥店、理髮、碾米廠、小百貨店、雜貨店等，小型商店則經營酒店、米店、雜貨店，前面一間是作店鋪用，後方一間當作儲藏，餘則為住家部分，一般共同的特徵是：空間量不足、房屋通風採光不足（曾國恩，1978：47-48）。

昔日因為只有延平街才能容得下棺材經過，因此棺材店開設於此街最東側（即今石門國小後方），而墓地就在西端盡頭的湯匙山（今安平公墓），於是安平人有句

俗諺說：「不要太搖擺（臺語：驕傲），攔在搖擺還是要經過市仔街。」亦即不論生前多風光，死後棺材抬經延平街，還是要被品頭論足一番。（莊正原，1995：85）此外，迎親隊伍或其他喜事也必經此街，由此可見，除了因其為最寬的道路外，也有向大家報喜或報喪之意，由於延平街為商業中心，最為熱鬧、往來的人最多，這些婚喪喜慶的訊息一經此地很快就會傳開來。所以，延平街對於安平人而言，不僅是一條商業街，也是主要的資訊傳播站，在安平人的生活中有著相當重要的地位，是維繫安平居民的地方情感之重要核心之一。雖然這些情景已在民國六十年代安平路開通之後逐漸消失了，但卻深植於老一輩安平人的記憶中！然因歷史悠久，兩旁建築經過歲月的洗禮而日益頹圯、毀壞，因而不斷地翻修、整建，甚至重建，原本皆為一層樓高的平房，逐漸出現二層以上的樓房，兩旁高高低低、新舊不一的建築物—清朝時期的古厝、日據時期的兩層洋樓、光復後的鋼筋水泥樓房，交錯地排列在蜿蜒曲折的延平街上，呈現出各個時期歷史在安平留下的痕跡，如圖 4-2。只是，在安平的沒落以及安平商業中心轉移的情況下，延平街早已光華褪盡，回歸為一條平凡的街道。



圖 4-1 神明繞境隊伍經過延平街



圖 4-2 延平街拓寬前夕的景觀

資料來源：傅朝卿等，《舊聚落、新相簿—安平古貌

資料來源：吳昭明，《延平街大事記》，1999。

攝影集》，1999：29。

然而在民國八十三年（1994 年）一月，臺南市政府宣布即將拓寬延平街之後，身為「臺灣第一街」的延平街一夕間成為社會矚目的焦點，並引發了保存與拓寬兩種對立的主張。首先，臺南市政府作此一政策宣布，乃根據日據時期即已制定的都市計畫，將延平街由一米半至三米不等的寬度拓為六米寬的街道。民政局長林榮森表示，延平街既然未列入古蹟，地方政府沒有立場反對道路拓寬。能做的，只有在

延平街遺址立石碑，讓後人知道這裡曾經是臺灣第一街。由於拓寬一事持續引發各界強烈的爭議，因此暫時延緩下來。臺南市政府一方面向上級單位反映，另一方面於同年六月進行問卷調查，共對安平老街區居民發出 270 件問卷，回收 191 件，其中百分之八十贊成拓寬。臺南市議會也贊同尊重民意，進行拓寬。經過一年多的爭論後，臺南市政府於民國八十四年（1995 年）七月卅一日發佈新聞稿，再次強調由於文建會及內政部對於延平街的拓寬，一直未能提出具體的預算以及明確的答覆，因此為尊重市議會決議及安平大多數民意，以保障市民權益及生命財產之安全為前提，將依法辦理延平街拓寬一事（吳昭明，1999：13、17、76）。

當地居民迫切地要求市府拓寬延平老街，主要是基於生活環境的改善。狹窄蜿蜒的巷道，帶給他們的，並非歷史的榮耀，而是生活的阻礙。由於街道最窄處不到三米，汽車無法通行，不但一般自用轎車、垃圾車、工程車無法進入，對於即將分娩的產婦、行動不便的病人等，更是存在著相當大的危機。萬一發生火警，在搶救上也較困難，曾有一次火災，消防車進不來，接了十條水管才將水引進街內搶救，耽誤了不少時間，使得損失擴大。（莊正原，1995：89）再者，屋內採光不佳、環境擁擠狹隘且雜亂、…，種種居住上的不適與生活上的不便，使大多數延平街的居民極力贊同臺南市政府拓寬的政策。而在得知專家學者著手規劃保存延平街時，他們掛起了布條、海報，以激烈的言詞表達了他們渴望拓街的心聲，其內容包括：「我們反對外人干預地方繁榮」、「抗議中央蔑視百姓生命安全」、「我們一致贊同延平街拆除」、「你們被騙了，延平街不是臺灣第一街，臺灣第一街在民權路」、「延平街沒有保存價值」、「延平街拓寬可解決交通、消防、排水、衛生、美化市容、電信、電力地下化」、「學者勾結立委，爲了六千萬研究費，要把安平改爲文化特區，這是爲了私利，而不是爲了保護古蹟」…。在生活環境無法舒適、便利以及生命財產安全沒有充分保障的情況下，冠冕堂皇的「臺灣第一街」稱號對他們而言，只是一個亟欲甩掉的沈重歷史包袱，甚至否認了自己「臺灣第一街」的身份。因此在臺南市政府與當地居民取得共識之下，於民國八十四年（1995 年）八月一日在一片爭議聲中正式展開拓寬工程，其實在此之前，早已有住戶等不及而自行拆除老厝。

此舉令持反對立場的專家學者、少數中央民代，以及少部分地方認同感較為強烈的居民感到相當失望。因爲早在臺南市政府宣布即將拓寬延平街之時，他們即積極爲保存延平街以及安平其他珍貴文化資產盡一切的努力。成大建築系教授王明衡認爲，延平街的可貴之處，並不在於街道目前兩邊新舊雜陳的建築物，而在於道路本身的格局，因爲它是還未經過刻意外力的扭曲，它的曲折蜿蜒更是生動見證了安平同樣曲折而生動的空間歷史發展過程。街區的建築物可以在管制之下更新，但街

區空間格局的原貌則應盡量保存，一個有活力的聚落，是可以歷久而常新的。要保存安平，先要保存延平街，但並不需要將延平街指定為「古蹟」，宜採「都市保存⁵¹」，因此法其比古蹟保存更周全，更有彈性，也因此更適合老街區與舊聚落的保存與發展。在方法上是以劃定「特定區⁵²」的方式來進行，因特定區可享有許多建築法上與都市計畫法上的「例外」和「優惠」，也可以使居民有一份被尊重的榮耀。他認為居民生活上所面臨的一些問題其實是可以有各種技術性的解答。例如水電消防，可以，可以在整修街道時敷設先進的管溝設施。例如救難行車，在清除一些電桿、水栓及階梯等障礙物後，街道的寬度仍可供小型車通行與到達。日本與歐洲許多古老名城的一些街道也一樣不過三米寬，甚至更窄，仍然可以支持人民過著現代化的生活，所以不必為這些技術性問題所困擾，而模糊正確的方向（王明蘅，1994：32）。若能依王教授所構想的「安平文化特定區⁵³」來保存安平豐富的文化資產，並帶動安平朝文化觀光的路線來發展，延平街將可保留其特有的街道格局並創造出一股新的生命力。

只是這樣美好的願景未能改變大多數主張拓寬的居民之立場，他們並不瞭解「都市保存」、「特定區」等名詞與古蹟保存有何不同，也難以相信古蹟保存和生活便利，甚至經濟發展之間是可以兼顧的，只知道一旦自己的房子被指定為古蹟，將會在修建與改造時處處受限，對於極力希望提升生活品質的居民而言，是相當不能接受的。他們不認為延平街，亦或者安平還存有所謂的百年古厝，「即使現存的房子有百年以上的歷史，也因年代久遠，早已翻修、改建好幾次，已不是原先的外觀了！」一位居民如是說。他們嚮往都市中現代化的洋樓與寬闊舒適的生活空間，大部分居民認為擁擠的巷道和破舊的古厝代表著貧窮與落後，而非驕傲。況且專家學者所稱道的蜿蜒曲折的街道形式，正是居民們對延平街最為詬病之處。秉持著這樣的價值觀，配合政府與民間出動的怪手，延平街由原來的一米半至三米寬，拓寬為六米，兩旁的建築物多遭到部分拆除，有些屋主也藉此機會將老宅拆除重建，街上古老的廟宇一周龍殿也僅存狹小的拜殿。陰暗狹窄又擁擠的延平街，頓時豁然開朗，原本即已呈現新舊雜陳景象的延平街，在大多數建築的正面皆已拆除的情況下，已找不到一間完整的古厝了。拓寬之後的延平街，街面鋪設灰白色的石板，兩旁的建築物不斷地更新，車輛已可暢行無阻，居民生活環境的品質大大地改善了，整條街道的景觀

⁵¹ 「都市保存」不是冰凍防腐式的「古蹟保存」，而是能注入新活力，促進再發展的一種保存方式。（王明蘅，1994：32）

⁵² 特定區有特殊的管制（例如建築樣式），也有相對的額外補償（例如增加可建的樓地板面積），更重要的是它可以爭取更多的經費，遠超過目前地方政府所能提供的預算，來改善全區的公共設施與個體建築，同時發展有利於全區經濟復甦的各種軟體方案。（王明蘅，1994：32）

⁵³ 即今「安平港國家歷史風景區」的前身。

呈現出嶄新的風貌，如圖 4-3。只是昔日街道蜿蜒的脈絡已不復存，內蘊的歷史空間意涵難以尋回，而鄰里間的距離，也隨著街道的拓寬以及鐵捲門的設置而被拉開，如今已少見居民搬張椅子坐在門口話家常的景象，安平長久以來根植的地方性，變得模糊不明。



圖 4-3 拓寬後的延平街，兩旁皆已改爲現代化樓房，車輛也可暢行無阻了。



圖 4-4 因拓寬道路而部分拆除的建築，少數至今仍未整修或改建。

學者肩負的保存歷史文化使命，顯然與居民對於生活舒適便利的渴求，產生了相當大的衝突。學者與居民間的價值差距，在臺灣的大環境下可歸傑出根本的兩個原因：一為臺灣都市之定位不清；其次為都市發展過程中以量作價。都市定位不清則主政者不論南北，皆盲目地推動「現代化」，以為大開馬路及大規模地進行都市重劃即可加速都市之經濟發展，加上實質工程與土地重劃帶來的巨大利益，使得各縣市樂此不疲。而所謂都市建設，則往往棄市中心區的環境、交通沈痾於不顧，代之以急遽地在都市外圍提供大量的開發用地。城市之間，不論大小相互競逐，也因此促成並激化臺灣的泡沫經濟。而長期以來都市發展以量作價的結果，品質與特色便被抹殺，房地產之價格端視面臨道路之寬度而定，歷史與人文的重要性自然成為阻礙開發的絆腳石，是故二至三米不等的「臺灣第一街」－延平街，當然敵不過全國已有千萬之數的六米巷道。（黃崑山，1995：101）因此拓寬一事必然會進行，只是遲早而已。然延平街雖在學者與少數支持老街保存者的一片嘆息聲中拓寬了，恢復老街的聲浪卻仍持續存在著，街道的形態既已無法復原，只好朝營造仿古門面來著手。不過延平街一百四十戶中，扣除原本已經改建的，以及拓寬後整建的，只剩下四十七戶可供營造仿古門面，但這還得屋主願意配合才行。（吳昭明，1999：92）只是事隔多年，臺南市政府已歷經三度易主，仍未見恢復延平老街的具體措施，當年評估為可以建造為仿古門面的房子，在政策遲遲未決的情況下，多已自行整建完工了，少數幾棟尚未進行整修，仍然留著當時拆除的痕跡，如圖 4-4，如此殘破的景觀，為

臺南市政府當年未經妥善規劃、也未做好善後工作的草率拓街行動，留下了令人遺憾的證據。

隨著時代潮流逐漸回歸到本土化，朝野皆開始重視鄉土文化特色，擁有豐厚文化資產的安平，自然成為地方政府（臺南市政府）與關心鄉土的各界人士重視的焦點之一。有鑑於延平街保存失敗，拓寬後的補救工程也未盡人意，關心老街發展的人士，乃將目標轉移至與延平街並列為安平三大老街的效忠街和中興街，積極推動現存古厝的保存與修護、以及古巷道空間的維護，如前文所提及的單伸手住宅－魏宅，即是最佳例子。臺南市政府也在近年安平重點發展計畫－「安平港國家歷史風景區」之中，將效忠街、中興街及其他古巷道、民宅規劃入歷史核心區中的歷史聚落保存區，並著手進行一連串的維修、整建工程。較早施工的效忠街已在民國九十三年（2004 年）五月開工，八月已完工。然而市府以六百四十六萬元重新打造的兩百八十公尺長之街面，卻引來當地居民相當負面的評價。原因是所費不貲的青斗石路面，雖質感不錯，但僅鋪在中央，兩旁鋪設表面粗糙古樸的正方形石塊，由於石塊表面高低不平，當地居民又以老年人居多，令不少老人家不小心摔倒，因此居民多建議不妨整條街全鋪上青斗石；此外，在鋪設過程中，將原來的排水口覆蓋住，造成排水不易，一旦降雨過多，有積水之虞。而新設置的路燈更是令人非議，因為只有兩公尺寬的老街，卻裝置了直徑六十五公分的燈罩，使居民倍感壓迫；況且路燈整體的造型太過於現代化也太粗鄙，不符合老街的空間意象，如圖 4-5；此外，燈光侷限、無法擴散開來，照明的功能不高，而其燈色所營造出來的氣氛，令夜晚人跡罕至的老街添加了幾許詭異的感覺。這些不當的設計與施工，使得市長許添財不得不承認效忠街改造失敗，同時立即將這些施工不當之處修正，目前水溝蓋的問題解決了，路燈也改裝置較小巧、照明功能較佳者，如圖 4-6，不過兩旁凹凸不平的石塊，並未重新改鋪。許市長也承諾中興街及其他街巷的整修工程，將親自主持，絕不重蹈覆轍。目前正在進行整修工程的中興街，由於保留較多的傳統民宅，因此先從古厝的維修著手，至於路面改造工程則尚未進行。

同為荷據時期所建造的三條老街，如今在不同主導力量的運作之下，使其文化景觀呈現出差異性。未充分考量其所蘊含的歷史文化意義，僅根據日據時代殖民式的都市計畫，並配合大多數居民意願而進行拓寬的延平街，目前無論以兩旁的建築物，或是整體的空間氛圍，皆難以彰顯其身為「臺灣第一街」應有的歷史價值。其獨特的歷史空間脈絡，完全被粗糙的都市計畫所切斷，成為一條說不出故事的老街。



圖 4-5 效忠街整修後的路面與最初裝置的路燈



圖 4-6 效忠街上重新裝置的路燈

而效忠街和中興街，在「安平港國家歷史風景區」的計畫之下，得以經整修工程來維護其古巷道的空間特性，並延續其生命力。只是率先施工的效忠街，仍因規劃設計未竟周全，使得新加入的景觀不但沒有突顯出「老街」的地方性，反而加深了整體景觀的衝突性，也造成了居民部分的不便，以致必需重新修正，浪費了不少公帑。至於尚在整修中的中興街，雖然屋舍也是逐年翻新、改建，但由於傳統建築特徵保留較多，配合古樸的淡紅與灰藍色相間之連續磚街面，與另外兩條老街相比，其所形構出來的景觀與空間，較能展現出安平的地方風格，如圖 4-7。



圖 4-7 中興街古樸的街巷



圖 4-8 門前標示「二百年古厝」的民宅

安平三條老街近年來文化景觀變遷的過程，以及彼此間衝突性消長的結果，充分說明了安平近年來在爭取現實利益與維護歷史文化上的對立與矛盾。先前因經濟的成長、生活水準的提升，現代化的生活空間與物質享受成為居民追求的目標，老舊的房舍以及擁擠的街道成為他們亟欲擺脫的對象。現代都市中的主流文化與價值

觀逐漸地滲入古老的安平，並具體地反映在文化景觀上，這些由外來文化所塑造出的景觀，突兀於安平的地表上，與其歷史發展的脈絡無法連貫，因而與同時並置的傳統舊有景觀產生明顯的衝突性，使得安平整體空間的和諧遭到破壞，長久以來所形塑的地方性逐漸地式微，安平人的歷史記憶變得模糊，地方認同感自然也淡化許多，彼此間的向心力與凝聚力也不若以往強烈了，人與人、人與地方之間的疏離感⁵⁴則逐漸升高，透過延平街拓寬事件，凸顯了此一現象在安平的嚴重性。只是當延平街拓寬事件發生之後，安平的文化資產受到各界的重視，歷史價值也不斷地被肯定，再加上因名氣日益響亮，以及地方政府的推動而帶動觀光業的發展，不但展現了超乎預期的商機，也為安平人帶來失落已久的榮耀感。這使得安平大多數居民的觀念逐漸改變，開始留意地方文化的維護，並以身處歷史悠久、古蹟處處的安平為榮。也因此，居民相當重視地方最新的發展計畫－「安平港國家歷史風景區」，對於其各項計畫表示關切，也對規劃或施工不當之處，如效忠街改造而產生不協調景觀之後，居民積極地表達出他們的意見，促使市政府儘速修正。他們並且表示，未來中興街的整修工程，會加強監督，以免類似延平街或效忠街的狀況重演。雖然安平仍有不少居民希望能將老街的路口拓寬，以備危急時所需，但對於自家所擁有的古厝或是劍獅等厭勝物，多感到自豪，有些甚至刻意標榜，如圖 4-8 宣稱是「二百年古厝」的民宅。此外，民國八十三年（1994 年）延平街拓寬爭議一起，即進行籌組，民國八十八年（1999 年）正式成立的安平文教基金會，就是由安平熱心地方文化人士所組成，以喚起安平人的共識、使安平人的地方意識覺醒，恢復昔日的親切與熱情，共同為維護安平文化、促進地方發展為宗旨，並且舉辦各類動、靜態活動，以及出版多種安平相關文化的刊物，期盼能重現安平三、四百年前的聲望，讓社會大眾重新認識安平（何世忠等，1999）。如此看來，安平人的地方認同感已有慢慢地回復的趨勢，而失落中的地方性，也在逐漸地重塑中。

安平人由強烈要求拓寬老街，到今日開始重視老街的保存，進而關懷地方文化的維護並發揚之，充分說明了今日在歷史性和地域性的思維開始受到重視之後，改造歷史建築使其保有存在於人們心中的記憶性、親近感及安心感，並同時滿足現代機能的需求，成為當代社會發展的趨勢。因為只有留存下這些歷史的足跡，才能找回自己對故鄉的歸屬感，並使生我育我的鄉土成為有自我風格、吸引人的地方（王惠君，1997：84-85）。然而文化景觀乃人與環境、空間互動所產生的結果，若人無法

⁵⁴ 疏離感最主要是由於人對於構成其環境的自然的和人為的物喪失了認同感所引起的。這種喪失也阻礙了集結的過程，因而種下了我們實際面臨的「場所淪喪」（the loss of place）的禍根。然而人不可能完全由本身創造意義，人係生活世界裡的一部份，無法在真空中構想出意義。意義必需成為涵蓋自然要素的整體的一部份。世上所有經由人所創造的物，存在於天地之間，都必需顯示出這種關係。如此一來，所創造出來的物便根植於地方性。（諾伯舒茲著、施植明譯，1995：169）

參與其中，則其意義將無法呈顯出來，即使保存其外觀，也難以繼續其生命力。因此對於老街這類歷史性文化景觀所持的態度，並不應是一味地還原其古貌，而是在維護其歷史價值與地方性的同時，能兼顧其生活上的實用性，以期能永續發展。若能如此，承載豐富歷史文化的安平，其歷史發展涵構的脈絡方能延續，且能透過其所呈顯的文化景觀來解讀，而後地方性始能確立並彰顯之。

第二節 觀光業的發展對安平地方性的影響

近年來由於週休二日制度的實施，以及在本土化潮流的影響下，人們對於臺灣本土文化逐漸重視，再加上地方政府和當地有志之士的推動，具有特殊風土民情與名勝古蹟的地區，週末假日逐漸湧入大批遊客，觀光業因而漸趨興盛。身為臺灣歷史發展起點的安平，自然也成為這波地方文化觀光熱潮中重要的一處。其歷經三百多年，累積了相當豐富的文化資產，不但為臺灣與當地的歷史作見證，也成為今日觀光業發展最具號召力的賣點。本文最後透過今日安平最興盛的產業－觀光業，來探討在其帶動之下，安平文化景觀的轉變，以及其對於安平地方性的影響。

安平自日治時期因港口淤積及總督府政策影響之下，已由清末繁盛的國際港市衰退為一單純的小漁村。臺灣光復後，受到都市工、商業日益發達的影響，安平人紛紛外流，使得古老的聚落更形沒落。民國六十四年（1975 年）安平古堡修復後，成為臺南市民假日休閒的重要景點，以及外地遊客到臺南必訪之處之一，安平的觀光業因而展開。但在民國八十三年（1994 年）延平街拓寬爭議發生之前，安平的觀光業僅侷限於點狀分佈，如安平古堡、臺灣城殘蹟、臺灣開拓史料蠟像館（德記洋行）等著名的歷史建築和古蹟，其中以安平古堡為主。也是古蹟的海山館、安平外商貿易紀念館（東興洋行），則因前者隱於聚落內部、後者位於聚落外圍偏僻處，以致知名度不高，雖然不收門票，但造訪的遊客不多。由於這些景點本身及四周並未作任何帶動觀光業的規劃，安平頗具特色的地方文化隱藏在屋舍密集的古老聚落中而未受到重視，除了少數幾家小吃店因口碑佳而打開知名度，吸引遊客造訪之外，其餘週邊的景觀皆不足以令遊客停駐。因此前來觀光的遊客，在參觀完古蹟後，多未作長時間的停留，頂多到延平街上買盒蜜餞（此時期僅永泰興一家），或者在附近小吃店吃份蚵仔煎、蝦捲或喝碗魚丸湯，隨即離開安平，所以對於安平的印象多半只是要爬一段長階梯的安平古堡，以及少數幾項風味獨特的小吃。

然而在民國八十三年（1994 年）臺南市政府決定拓寬延平街後，延平街的「臺灣第一街」身份始為安平多數居民以及社會大眾所知。由於引發各界強烈的爭議，媒體也爭相報導，延平街乃至整個安平，一夕間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也引起各方的好奇，想一睹其真面目。由於臺南市政府最後仍決定於民國八十四年（1995 年）執行延平街拓寬計畫，為了讓民眾回顧「臺灣第一街」的風貌，並更進一步瞭解安平，因此臺南市立文化中心⁵⁵規劃該年全國文藝季活動為「發現王城」，於該年五月

⁵⁵ 民國六十九年（1980 年）開始興建，民國七十三年（1984 年）正式啟用。由於民國八十九年（2000 年）臺南市文化局成立，因此更名為臺南市立藝術中心。

十四日展開，為期十九日，範圍以安平舊聚落為主。因正值延平街即將拓寬的敏感時期，沿街居民深恐因「發現王城」系列活動的舉辦而導致拓寬計畫停擺，所以在活動前即再三揚言將干擾活動進行，主辦單位為避免困擾，所有活動皆不經過延平街（吳昭明，1999：69）。「發現王城」系列活動的內容包羅萬象，包括靜態展覽—「大員印象—安平圖像探索展」、老街參觀導覽—「走過臺灣古街」和「文化踩街」、學術研討會—「安平文化學術研討會」和「民俗說唱研習」、演講—「安平舊街區建築探究」等等（鄭道聰，1995：7-10），以及各種民俗文化表演，吸引了大批遊客和安平當地居民共襄盛舉，使沈寂已久的安平頓時熱鬧了起來。透過導覽人員的解說與書面資料的敘述，安平深藏不為人知的歷史文化寶藏，逐漸被社會大眾認識，其豐富、深厚的歷史文化內涵，也被逐一發掘並呈顯出來。許多安平人對此也感到驚奇，不知自己每天所面對的這些文化景觀竟是如此深具歷史價值。此外，在「發現王城」系列活動舉辦之後，慕「臺灣第一街」以及安平古鎮之名而來的遊客倍增，臺南市政府與安平地方熱心人士乃順勢宣傳、行銷安平，藉此帶動安平觀光業的發展，希望能使人口外流、老化，且產業日趨沒落的安平，注入一股新的活力。

安平以其古老且豐富的歷史文化，在延平街事件後吸引了超乎預期的觀光人潮，並帶來了可觀的商業利益。然為了使安平特殊的歷史文化景觀與內涵能妥善地維護，俾使觀光業能永續發展並顧及地方性的維繫，因此臺南市於民國八十八年（1999年）提出了「安平文化園區」⁵⁶的計畫。市政府先委託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制訂「臺南市安平文化特定區調查規劃與設計案」，此方案中指出了安平未來的定位與方向應著重在維護及改善既有的文化資源、加強與興建新的文化產業、結合港埠旅遊及觀光漁業，以及保育與強化自然環境品質，以開發觀光資源。在此構想下，「安平文化園區」的範圍原則上是以舊有建築聚落群為基礎，再考慮周邊的影響地區，以及發展新的文化產業與觀光漁業的腹地，如此才能發揮維護保存及再生相互助益的功效。而歷史建築之再生與保存，為此計畫的重點所在，其分為古蹟與傳統民居兩部分，具體作法為：

一、將現成點狀古蹟串連成整體觀光面

⁵⁶ 早在延平街拓寬爭議四起時，成功大學建築系王明衡教授即提出了將安平設為「特定區」的建議。由於臺灣的都市計畫乃承襲自日治時期，其以殖民統治觀念為基礎，因此對臺灣傳統的都市紋理破壞甚大，不論是環境硬體還是文化軟體都受到很大的摧殘，而且當時所做的都市計畫格局很小，以完全不敷現代大格局的整體要求；再加上臺灣歷來文化資產的保存概念，大多將焦點集中在單體古蹟建築物的保存與維護上，而忽略了古蹟周邊整體環境塑造的課題，造成古蹟附近出現了很多景觀不搭調甚至突兀的景象，嚴重地干擾了古蹟的歷史視覺。由此可知，傳統狹隘的都市計畫觀念已不能再套用了，取而代之的，應該以「文化」為基點，加入「保存」與「再生活化」的觀念來建構整體的「文化園區」，方能避免地方的歷史空間因切斷而破碎而灰滅之遺憾。（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02：104-106）

隨著資訊時代急速演進，古蹟參觀的型態已不僅只是靜態展示而已，因此在古蹟管理上應主動積極，以有效的經營策略，發揮古蹟文化魅力，提升觀光內涵，亦即促使古蹟活化與再利用。其具體措施除了充實古蹟展示軟體、導覽服務、有系統文宣及在不影響古蹟結構下，適度導入商業活動（如紀念品販售、咖啡座、傳統美食等），並引進大型藝文表演以活化古蹟，俾使與古蹟文化內涵充分融合，彰顯古蹟價值，賦予新的生命。另結合政府觀光部門與民間團體，整合古蹟周邊文化產業自然生態、觀光休閒等資源，規劃旅遊路線，以振興地方文化產業並製造更多商機，創造區域性工作環境與就業機會，以達古蹟結合地方產業之永續發展。因此於安平古堡、德記洋行、東興洋行等地方，規劃「坐馬車遊古蹟喝咖啡」之活動，遊客除優遊於各古蹟景觀外，更可以閒適地坐在古堡上或洋行外品嚐咖啡，感受歷史的場景。而古蹟區內綠蔭蔽天之庭園，規劃成為露天咖啡座及藝文沙龍展演場所，讓動態活潑之活動打破古蹟一項給人的寂靜、孤獨印象。

二、閒置民居空間的利用

對安平聚落內數量眾多的傳統民居，其保存與再生的重點，則是積極結合公部門、私部門，促其緊密合作，以維持、養護與再生活用為原則。

三、設立藝術村

安平藝術村的設置，是創建一個新世紀的藝術及相關文化活動的園地。安平具有先天獨特的地理環境，一面是波光粼粼的海濱，一面是舟檣雲集的運河碼頭，一面是芒花叢叢的鹽水溪岸，親水空間層次豐富並且景色宜人；另外，聚落內曲曲折折的小巷以及錯落有序的紅牆，更具有人文意境。而安平人傳統樂天知命熱情好客之個性，正可以給予藝術創作者發揮、想像的空間。因此計畫運用傳統民居成立藝術村，提供駐市藝術家、文學家作為文化藝術創作之使用，藉以活化古聚落，創造文化產業，進而帶動地方經濟，引領民間資金投入保存工作。（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02：56、103-113）

執行成果以古蹟最為顯著。目前安平幾處著名古蹟或歷史建築已普遍落實再生活化的概念。以安平最具代表性的觀光景點—安平古堡為例，其陳列室即設有販賣部，販賣安平、臺南或臺灣之相關書籍、安平與臺南的景觀明信片、印有安平象徵圖騰的筆記本、文具、裝飾物等紀念品，由於每年皆有不少來自國外的觀光客，因此也販賣一些中國風的紀念品，如中國結；陳列室外的草地，因有老樹遮蔭，不少遊客參觀完後，喜歡到這裡稍作歇息，為使遊客能充分享受古堡悠閒的氣氛，而設

置了露天咖啡吧，生意也頗為興隆，只是所擺設的簡易攤位和白色塑膠座椅，破壞了古堡整體的美感；由於整體空間廣闊，因此安平地區舉辦文化活動時，經常以安平古堡為場地，如「作十六歲」中的登王城活動。而昔日安平五大洋行僅存的兩座—德記與東興，由於造型優美，且具異國風情，成為拍照取景的最佳選擇，其中德記洋行一樓走廊也設有咖啡座，使遊客能更深刻地感受古蹟所營造出來的文化氛圍；此外，於週末的夜間定期於洋行的庭院舉行音樂沙龍，以演奏臺灣民謠和本土流行歌為主，吸引了一些喜好音樂的本地人與遊客，使得原本夜晚十分寧靜的安平，增添了另一種風貌。如此則古蹟不再是單純地為了表彰其歷史意義而存在，它們已與人們的活動結合，由靜態的觀光景點轉變為多功能的文化空間。

在閒置的傳統民居方面，由於牽涉私人產權問題，能進行改造在利用者有限，最佳的範例為位於延平街上的「安平文化資產館」。該建築原為臺南紙業大亨、永豐餘創辦人何傳故宅，為一棟日治時期大正年間建造的二層樓洋房，外觀頗為樸實，如圖 4-9，臺灣著名畫家席德進曾居住於此，並在此進行創作。民國八十四年（1995 年）延平街面臨拆除，此宅曾為支持保存老街者商議的重要場所，並被命名為「臺灣屋」。民國八十八年（1999 年），信誼文教基金會董事長何萬川先生秉持回饋鄉里的信念，將故宅提供給地方作為藝文活動空間，由臺南市文化資產保護協會進駐經營，經整修、復原後，更名為「安平文化資產館」。其空間利用乃是將一樓前廳作為旅客資訊服務及導覽中心，並陳列和販售一些與安平或臺南市相關的書籍，其餘則為安平地區的老照片、傳統民宅的建築模型等展示區；透過窄小的木製樓梯可登上二樓，面街的小型廳房擺設了古樸的桌椅，遊客可坐下來歇個腳，並透過窗戶看著延平街上熙來攘往的景象，而館方亦經常在此舉行小型演講，後方的房間則為小型和室，不定期舉行皮影戲表演。民國九十一年度還入選為文建會評定的「地方文化館」，獲八十萬補助金，因而辦理解說員培訓、認識安平活動、導覽地圖製作等事項。爾後並出版《大員采風錄》專輯，另舉辦摹拓劍獅、安平古厝幻燈片欣賞、民俗避邪物特展、劍獅踩街遊行等活動，成功地結合了觀光休閒與地方文化傳播，成為一個兼具知性和休憩功能的文化景點。

「閒置空間活化」的政策，為安平閒置且日漸頹圯的公私建築找到一個極佳的生機。尤其在九二一地震的衝擊下，文建會重新檢討南投九九峰國家藝術村的建築設置計畫之際，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安平地方人士，以及相關的文史、藝術工作者，均願意提供所有的支援與協助，希望文建會慎重考量將安平聚落規劃為一個同時具備歷史人文與自然生態特色的藝術村，使其成為臺灣歷史文化邁向世界文化舞臺的一個窗口。一處位於德記洋行後方，為昔日臺鹽倉庫及宿舍，因年久失修，該地數

十棵自然生長的老榕樹之氣根沿著破損的屋頂向下生根，形成「樹以牆為幹、屋以葉為瓦」的奇景，安平人因而稱之為「安平樹屋」。由於造型獨特，其空間氛圍頗具神秘感，為極佳的藝術創作與發表空間，因此被選定為安平藝術村的第一個地點。經過藝術家進駐徵選作業後，首波評選出五位藝術家進駐，分別是林鴻文、楊美英、范姜明道、張新丕、羅文謹（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02：59），在進駐安平之後，這五位藝術家也分別發表過藝術創作。目前樹屋正在進行整修中，計畫將訂製延伸至鹽水溪的木棧道，以創造一個更具文化內涵的觀光景點。



圖 4-9 閒置民居再利用－「安平文化資產館」



圖 4-10 充滿藝術感的「安平樹屋」（修護中）

近年來，在臺南市政府、安平文教基金會，以及臺南市眾多的地方文史工作者相互合作，逐步落實「安平文化園區」（又稱為「安平文化特定區」）的計畫，不僅使安平的觀光業更為興盛，遊客人數與日俱增，更使居民逐步凝聚地方意識以及恢復地方認同感，以致力於安平經濟的繁榮與文化的維繫為共同目標。由於民國八十八年（1999 年）臺南市文化資產保護協會舉辦鄭成功文化節活動時，陳水扁總統曾親臨現場並宣布將「安平文化園區」列為國家發展重點，且將來渴望設立管理處，因此臺南市政府乃於民國九十一年（2002 年）將此計畫由「安平文化園區」正式定名為「安平港國家歷史風景區」（方淑吟，2003：126）。「安平港國家歷史風景區」計畫的主要目的，乃是期望安平藉由作為臺灣第一個國家歷史風景區，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並在地方經濟發展和文化資產保存與地方性的維繫上取得平衡，以成為一個兼具觀光遊憩與文化教育功能的超大型博物館。臺南市政府將此計畫委由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教授王明衡負責設計規劃，以歷史保存、自然保育、社區發展與地區經濟發展為四大主軸，包含歷史、社區、自然、文化、地方產業、遊憩、交通等七個主題，由此

規劃出古堡暨洋行公園、歷史聚落、河堤綠帶、藝文及創意園區、港岸旅遊區、住宅區、活魚儲運中心、漁業碼頭、灘岸旅遊區、旅運複合中心、海濱公園、遊憩碼頭、歷史水景公園等十五處分區，其中設於本研究區（即今安平舊聚落）的有古堡暨洋行公園、歷史聚落、歷史水景公園、藝文及創意園區。此計畫正緊鑼密鼓地進行，前文所述效忠老街街面的改造、中興街傳統民居的維修，以及「安平樹屋」的整修等工程，皆是其中的細目。目前已完工的為「安平蚵灰窯文化館」，此地為一處擁有百年歷史的蚵灰窯，因民國六、七十年代石灰工業蓬勃發展，安平以手工操作的燒蚵灰行業逐漸沒落，一座座灰窯相繼歇業、拆除，此蚵灰窯為僅存的一座，然因年久失修，早已成了雜草叢生的廢墟，而在安平文化漸受重視的今日，徹底改變了蚵灰窯的命運。其乃安平莊氏家族所擁有，經臺南市政府協商，列為「安平港國家歷史風景區」景點之一，經整修蚵灰窯並興建展示館後，於民國九十三年（2004 年）完工並對外開放，開放之初還請來當地耆老以整建後的灰窯來燒蚵灰，不但令遊客大開眼界，也使得許多安平年長的居民憶起昔日燒蚵灰的盛況，紛紛講述起童年往事，透過實物、照片、圖片、模型等的展示與燒蚵灰的影片播放，呈現出安平人往昔生活的片段，讓當地居民與遊客能更瞭解安平傳統產業的發展與內涵，成為文化觀光的最佳範例之一。

在本土化意識崛起、觀光休閒熱潮日盛之下，配合古蹟活化、「安平港國家歷史風景區」的設置，以及臺南市政府與安平民間團體的宣傳，使得安平遊客人數與日俱增，隨之而來的攤販也逐漸增多，其中兩個主要集中地帶，為安平開臺天后宮的廟埕以及延平街；而滿足遊客各種需求的商家也陸續出現，主要分佈於安平路和延平街，越靠近安平開臺天后宮越密集。不過攤販和商家的性質，則因其所處位置不同而有所差異。安平開臺天后宮和安平最著名的觀光景點—安平古堡相鄰，為大多數遊客造訪安平的第一站，因此安平開臺天后宮廟埕為攤販最先聚集的地方，其販賣商品也多以遊客基本需求為主，絕大部分是冷飲和臺灣傳統小吃，帽子、太陽眼鏡等觀光基本配備也有一、兩攤，與臺灣其他著名觀光景點周邊無異。而在延平街上的攤販，雖也有不少冷飲和小吃，但多特別強調「古早味」、「傳統風味」，有些連攤位的造型都別具古意，此外還有不少攤位以販售富有安平、臺南或臺灣本土特色的紀念品和小飾品。大多數的攤販僅在假日出現，但隨著觀光日盛，平日的遊客有增加的趨勢，尤其是寒、暑假期間，其中以團體為多，使得如今平日午後也越來越多攤販前來擺設了。另外，在商家的部分，大部分都是販賣安平地方風味的熱食類小吃，如蝦捲、蚵仔煎、魚丸湯、魚羹等，為遊客解決民生問題最佳的選擇。但位於延平街上的商家，販售的商品則多以名產、紀念品以及手工藝品為主，如蜜餞、蝦餅、古早味童玩和零嘴、傳統糕餅、貝殼飾品、明信片等，與沿街的攤販同樣是

強調安平以及臺灣的傳統文化特色，吸引了許多遊客前來找回童年的記憶，形成假日摩肩接踵的盛況，因而假日的白天改爲行人徒步區，避免車輛進入導致交通事故。雖然延平街的原貌已不復存，但其「臺灣第一街」之名，帶動了街上的復古風，再現繁榮景象，爲衰退的老街帶來了一股朝氣。這些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於安平地表上的攤販與商家，以及熙來攘往的遊客，使得安平的文化景觀更加地生動而且多樣化，安平不再是寧靜的市區邊陲古老聚落，它已成爲臺南最具代表性的觀光地區了。

在觀光業的帶動之下，安平的商業活動日趨活絡，特別是假日期間。起初多是慕古蹟、老街之名而來，如今因攤販、商店增多，形成一個由安平開臺天后宮廟埕與延平街、安平路所構成了大型觀光市集。今日大多數人假日到安平來，通常以吃美食、逛延平街上的攤販爲主，攤販和小吃店聚集的地方，遊客遠比安平古堡、德記洋行等傳統觀光景點來得多。爲了招攬顧客，商家無不極盡所能地推銷自家商品，不是將報章雜誌的採訪文章和照片放大貼於門口或櫃臺上，就是在招牌上下功夫，強調經營的歷史，由於安平爲臺灣歷史的源頭，「古老」成了它最大的特色，於是招牌上出現了「百年老店」、「五十年老店」、「三十年老店」、「超越六十年代」、「安平第一家」、「全臺第一家」等字眼，令消費者目不暇給，難以抉擇，不知道哪一家才是創始店。因爲躍升爲觀光勝地，看準了臺灣遊客觀光時喜歡購買名產、紀念品的習性，於是不少商店特別強調其商品爲「安平名產」，從著名的蜜餞、蝦餅到傳統糕餅，都成爲遊客參觀選購的重點商品。由此看來，安平成功地將觀光範圍由點狀擴展爲面狀，參觀古蹟、品嚐小吃、逛延平街、買名產，成了到安平觀光最完整的行程。然而最吸引遊客的觀光景點，似乎不再是安平古堡等昔日指標性的古蹟類景觀，也不是具有安平地方特色的傳統民宅、街巷空間，各式各樣的地方小吃、琳瑯滿目的紀念品，更能吸引遊客的目光。文化行銷政策到此似乎已經模糊了焦點，以興建於延平街上清代安平五館之一的金門館舊址之「劍獅埕」爲例，如圖 4-11，民國九十三年（2004 年）完工後，於該年八月廿一日海翁臺語文教育協會及安平文教基金會主辦的「安平劍獅埕藝術季」正式啓用。其以安平最具代表性的圖騰—劍獅爲名，成立的初衷乃是爲了介紹和保存劍獅文化，空間區分爲中央的劍獅主題館、四周的攤位和後方（面向安平路）的露天咖啡吧，而應該最具特色的劍獅主題館內，燈光陰暗，陳列的全是以劍獅製作的擺飾、紀念品、T 恤、明信片、裝飾品等，而劍獅的相關介紹以看板的方式貼在主題館的窗戶外側，印刷品質不佳，字體也太小，幾乎沒有遊客會在此駐足觀看。而兩側攤位販賣的商品，性質差異極大，有傳統零嘴、藥品，也有新朝的填充玩偶和手機吊飾，再加上西洋風十足的咖啡吧，實在看不出其主要的訴求爲何，劍獅的特色完全被忽略，是一個相當失敗的觀光景點。



圖 4-11 「劍獅埕」的入口處擺設了兩隻金門的象徵圖騰—風獅爺



圖 4-12 「劍獅埕」兩側的攤位

觀光業的興盛重振了安平的经济，带来了许久不见的繁华盛况，安平人重拾自信，对未来充满希望。未来「安平港国家历史风景区」完工后，安平将升格为国家级观光区，其未来可望带来的庞大经济效益，令大多数的安平人充满期待。对于大部分居民而言，经济利益远比文化资产保存来得重要，他们自豪于安平现代的热闹繁荣，人潮过多带来的脏乱，摊贩聚集造成景观美感的破坏，对他们而言似乎无所谓，最重要的是生活以大大地改善了。虽然「安平港国家历史风景区」计划的进行，可望使得安平的文化景观从以往的冲突对立逐渐趋向和谐，但是在地方特色景观修复的同时，这些凌乱而无地方性的景观也快速地入侵，造成安平整体景观与空间氛围的协调性难以维护，地方性也无法充分地彰显，使安平观光业的永续发展产生了危机。毕竟，安平最大的特色就是其在长远历史发展下所累积的丰富文化资产，一旦过度追求商业利益，未能兼顾地方文化的保存与再生，最终将沦为与其他地区无异的观光商圈，即使仍是人声鼎沸，但因其地方性已被抹灭，其历史价值也将不复存在。